寶華山志

九至十二

DS
793
K452
P366
1700
v.3

LIBRARY
OCT 0 6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809/62
ASIAN COLLECTION

寶華山志卷之九

千華三世定菴基祖輯　十六洞天劉名芳纂修

千華七世文海聚祖重校　千華十五世聖性宗再梓

記

華山游記

李維徵 本盌

華山隸句容縣距縣七十里而遠距南都八十里而近初長老妙峯範銅爲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像奉文殊於五臺奉普賢於峩嵋各因其現化之所觀世音應在普陀而會島倭犯屬國我

師勞費七年僅邀天幸遁去鷲然有輕中國心像至彼倭航海來朝且爲封疆患艤舟江關猶豫未决有獻議者華山寶誌公菴可增式廓也遂輦像居之更菴爲寺上賜額曰護國聖化隆昌云妙公數爲余讚山之勝而法須故代妙公主五臺以歸展墓寄徑金陵諸苾芻聞其來迎之結夏因招余游屢爲期且踰歲念此後無適主者遂以四月七日同陳山甫楊元素大兒營易往先夕風甚厲比旦側寒挾纊由御賜廊歷

北安門出朝陽門草樹上下一色黃屋青林承以晨旭居然趨朝光景經神烈山馳道如砥鍾山蔥鬱造天夾路萬木森聳如羽葢霓旌行人如交戟之內冷風則絲竹飄風則海濤六月無暑無論清和時矣三十里飯麒麟門路室郭城以土善崩攝司空事者請繕必以磚約十年訖工出郭畛隰彌望農慶麥秋度三小市而達東陽鎮上元句容二縣界也鎮人可五十家以名醫自標者七余調元素無自矜鴻術何地無才

小溪通龍潭大江華山薪標舟載而鬻利視力田有加過范家場數里抵山麓微雨舍籃筍步入寺禮佛謁銅殿像像塗白金爲白衣莊嚴妙好下而飯圓祿房圓祿者妙公所屬造寺者也三中涓將作館其中而虛左兩楹館余飯已復登周閣恭覩上與太后頒藏經各一部七年前施千金而中涓送經者還報寺工才十半復令諸椒房若左貂以下各捐助凡四千金將至矣四顧白雲瀰漫如陸海風雨隨之如蜃結鵬運

僧言山欲雨候輒爾巡簷入殿看諸僧作晚課而退就枕簷溜猶有聲至明而霽是日浴佛金閶賈客載長明燈飯僧米麪三石果蔬諸物稱是三江中流遭風幾覆忽得渡龍潭泊東陽登岸衆讙然訝爲佛力考佛生日或言周昭王或言莊王或言貞定王或言殷武乙或言生年有八則周正四月非今四月爾時西方不通中土以歷定甲子盦免紛紜憶京華此日間賜百官不落英故鄉僧餉青粃飯不可得矣從南上有

團焦僧眞儉日以豆計誦佛號其門見大江及
江外山妙公本意安像殿所相土者以華山矗
出雲表凡三成殿基實山督脈四山環之如負
扆如步障西向嶺蜿蜒其脽誌公拜經臺青龍
作案昂首如躍於形家宜喬木千章啼鶯時有
折而東南下有蒲團白石止水囘龍菴蒲團或
言蒲堂訛爲葡萄二三老宿居焉菴趾周遭峼
嶁無名田廬雞犬自一隩區折而西嶺凹見江
與江北山下爲僧蔬圃亦可建靜室伐石者陶

冶者取給於斯可里許而得誌公黃花洞高三尺修二十尺相傳誌公悟道處旁有秦僧團焦僧嘗游余邑能談邑事洞復沮洳僧深其口泄水余謂上與旁可仍舊無鑿渾沌竅洞前地二丈許壘石爲岸架閣岸下石出泉如井汲之不竭葷腥人觸則爲祟復西行半道山石嵌空履之有聲可十丈許因訝靈谷琵琶胡乃寂然稍上有碧霞元君祠遺址下小坎號龍池蜥蜴十許僧云某公嘗乞見之不得歲旱以禱雨輒應

又稍上有雷擊石焦裂是何怪物窟宅已升臺巨石位置參差磊砢如扶踞而小憩指顧江南北諸山遠則三茅金焦近則棲霞牛首或可伯仲鼎立雁行鍾阜龍飛在天此爲虞賓不純臣禮最近如銅山之屬餘子碌碌何足數也丹徒儀徵六合諸郡邑水雲煙樹縹緲斐亹如博山罏氤氲南都王氣糺結輪囷如五城十二樓雕繪滿眼報恩浮圖如不律五采毫大江如匹練可曳而取臺東址復有龍沼較西池稍狹亦有

蜥蜴鄉人禱雨較西池更驗方議建龍祠復還
臺坐微颸徐來草木香發作旃檀薰陸鼻觀僧
言盛夏黃花滿山如金蓮不種而生山以此名
禮玉藻大夫玄華註云華黃色以素爲帶飾之
外以玄內以黃詩小雅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山
名取義有以也還而僧指一山首平曰切菜墩
冠達帝爲誌公飯僧地事無據名不雅馴應有
以易之其地亦可建靜室而有𠂔虞誨盜覓徑
從僧圃還已行飯寺門石池上泉伏流池中朱

魚萬頭錯以瑇瑁諸色施食爭取羣游成隊池水盡赤胡牀坐觀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山甫快意大叫得未曾有有中貴故隸大璫張成株連罪廢談成所以受譴與掖庭永巷曲折頗悉其儔戒無多言乃已余誦王建詩不是大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眾為微哂步而上眾殿旁有二樹名菩提山甫言蘄春歲販此樹實無萬數是鉢塞莫否余曰菩提本無樹實之則無名于何有翼殿二藏經樓累瓴甓禦火而除

其隙擬爲四十八願樓樓中少憩日漸下度夕
陽看山奇致復與圓祿上眞僉室稍右有凹攬
結江山殊勝祿云可建閣良然又下坐池上月
從樹間照人游魚撥刺出聽夕梵僧言嘗掘地
得棺廣六尺長十有二尺發視惟一鑪歸之中
貴人又言像未至時山鳴經月當置殿日山下
人望上有旛刹矯若游龍山時吐光怪如霞如
炬如燈炧或存而不論可也天閟靈秀以貽聖
明花宮蓮界忽如飛來忽如化城神通煜赫擁

佑萬年之歷凡屬瞻禮若爲讚誦詰朝取舊道
下循池而得橋琮琤聲即池泆流泉可百步又
一泉會之爲池池旁橋入澗過橋又得石門洞
穴受風如潮音須公欲擬普陀更名又有欲爲
閣洞旁者稍下嶺名歡喜凡陟險而夷如岱宗
參上五臺俱有歡喜嶺茲山行殊無苦而人情
懷安以趾臣目頓成異境山窮探天井泉田間
草頭露沾衣履若濯泉方廣可十丈云與潮汐
相應萍藻冒之綠不見影流可百許步道傍復

有楊柳泉會之小橋流水二三人家白板扉映帶其間有銀杏出地卽分兩幹合抱如一垂蔭半畝數百年物也里許又得泉有橋俱名河充諸泉滙爲大澗溉田萬畝已過金姑菴菴女僧六七人當蟠龍右脅卽龍潭鎭背也上爲李文定先生先墓山陂陀而龍潭支河趨之大江繞其右地靈人傑固非偶然復至東陽鎭于中得一弄則走攝山道也按志秣陵郡嘗改東陽東陽鎭在瑯琊鄉宋葉適創瓜步堡屏蔽東陽又

稱華山與竹里山皆在縣北六十里有飜車峴見鮑昭詩劉牢之斬王恭帳下督顏延恭宋武帝破吳甫之于此竹里城在鎮東鎮於前朝稱要害問之人無知者志又曰秦淮源二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門入都城天井諸泉當卽秦淮水源也梁武帝問華山何如蔣山高薛對曰華山高九里似與蔣山等泉水倍多兩言是山實錄矣眞誥所云鹿跡華山郞宗居華山注屬南徐州界刖是

一山耳又考諸傳記誌公產東陽市古木鷹巢
中朱氏收育之舍宅爲寺七歲依鍾山法儉爲
童子儉名之曰寶誌于道林寺修習禪業或見
景陽山或見龍光罽賓兩寺或往來興皇淨名
兩寺都不及華山然市踞山不一舍盦詎無公
遺跡昔人搆菴標公名必非無因山前有東謝
西謝公受記家其族猶繁生女多持齋旣山由
公顯何得菴以山廢余憶公云人道班鳩拙我
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豈以華山

爲家以梵宇爲美志在大乘視帝釋宮猶脫屣耳所葬獨龍阜建木墖更以石今爲孝陵夫沙門不敬王者猶能奪之不嗔毀之不愛況歸依西方之聖慳此一抔吒迦乎昔張僧繇畫公像不就以爪劃破面門現十二觀音則華山之爲普陀公所幸願也釋家以達摩誌公俱觀音化身同時顯化南北或用爲疑夫化身千百億復何疑二身是山事觀世音即誌公在其中余言又多乎哉

遊寶華山小記　盛時泰 仲交

萬曆戊寅三月前蘄水令倪公甫邀予及歸安吳元兆爲棲霞之遊信信宿宿而講師徵節盛稱華山邀同清柏往觀其孫新創圓通精舍山在句容縣自棲霞可三十餘里卽至所謂精舍者舍之上不數十步有菴曰白石僧聞予來具浴請宿夜寒多風幾雨而霽曉起與清柏望山巔而步未數里至一菴曰同龍其地多流水新篁蒙密又饒藥草僧煮筍啜茶同行至出水菴

由出水而上曰葡萄葡萄者蒲塘之訛也僧方寫經綻衲築園伐樹以自給而坡傍一石特方正可坐予乃題三大字曰葡萄巖并紀歲月姓名以出自此登巔路曲折可數百級方至有菴曰誌公其下里許大小洞六七處曰黃花僧言山之得名以此乃誌公悟道之處按傳誌公生東陽去此山不甚遠然洞地卑隘似不足以棲僧又言山前有東謝西謝者乃誌公受記之家其族猶盛所生女多不茹葷則其或在此抑又

有不可知者菴之上有茅茨僧古淸居之淸亦
講師之孫設午飯爲供飯畢復至精舍薄暮同
還棲霞再宿于寺而二十七日乃始還家嗚呼
予嘉靖丁未始遊攝山聞人談華山之邃即有
志遊之不果後買山大城大城二十里至湯水
湯水即近華山謂可一遊也而不知山之勢甚
大湯水特山之西南隅爾由湯水入山由山至
精舍各且十又餘里則是山誠不易遊而遊亦
難遍今之遊止在山之西其他未至者尚多但

山中可遊者雖多而其巔則以誌公菴爲勝巔又以洞爲勝洞之外長江在目煙樹杳靄望之令人有褰裳之想則是遊雖未至者三而所得亦已多矣

華山游記

陸求可密菴

凡山之傳也非僅以林麓之美峯巒之秀洞壑之深也必有人焉以爲之先而後林麓之美峯巒之秀洞壑之深皆籍是以不朽則人之足以重地也自古及今山淹沒不彰者何可勝數則

必附其人而後名益彰也金山得裴頭陀之金焦山得焦先生詔不起金焦之名始著初華山之未著於古也以其邇於牛首棲霞鄰於金焦孤峙於大江之南東距龍潭二十餘里西距牌灣亦三十餘里車馬未雜沓人士未遊覽焉是以相須殷而相遇疎也或曰蘗裏華封山形如蓮花之相抱故名華山或又曰華山潛處棲霞之右居於萬山之中幽然隱伏故未能聲馳人寰也而况林麓之美峯巒之秀洞壑之深又未

若牛首棲霞金焦之照灼之赫濯也然牛首不遇嬾融棲霞不遇明僧紹金山不遇裴頭陀焦山不遇焦光則亦一昔日之華山若也而何怪乎衆山易視夫華山也耶誠有人焉爲林麓峯巒洞壑之主而得刈其荆榛開其生面闢其堂址如嬾融明僧紹裴頭陀焦光其人則東西南北瞻依當更美於林麓秀於峯巒深於洞壑矣其走天下如騖與牛首棲霞金焦諸山同一崇麗也豈猶孤峙大江之南耶然其山固亦有異

亂石插天草木茸翳萬峯四抱如葩之含由其
徑盡石磴也入其門有池可三四里水咸取汲
焉上有龍池時多小龍出沒鱗甲金光畢興誠
一山之勝也由廊而轉有戒壇焉盡甃以石戒
律整嚴故蚤晚功課燈火鐘磬常環千餘人以
精佛事其足輝佛日而光梵貝固其所也有銅
殿明萬曆年間陳太后之所造而捨也賜以紫
衣金鉢不亦今時之僅事乎有石屋無樑無柱
俱石所成文殊普賢皆石相焉三昧和尚爲是

山肇始肯堂搆而新之故上有君后以至卿相學士無不知有華山也華山之名遂因此而盛云所以山不論傳之於古傳之於今惟問其人之足以傳山而山始傳也今之世誰足以傳華山則三昧也傳華山以何事則律戒也華山之所以奔走天下而熙洪號於無窮故傳也太史公曰附其人而名益彰則今日華山之謂也

遊寶華山記略　　鮑鱗宗 雲從

夫天下名山傳有三十六洞天福地無由遍歷

其間嘗聞寶華律院爲金陵四百八十大梵剎之最上者余私心瞻仰久矣或曰鹿苑之敎爲可施于震旦乎律藏之文亦爲有功於名敎乎余曰不然阿難之昆弟不減於塤箎犍連之孝行不異於曾閔世人多因一翳在眼而山河失色片雲在天而日月無光越人笑馬秦人笑舟各別乎鄉井譏見華言梵語不勍其文唯欲人人反躬而已矣古皇先生曰人有智慧德相多爲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震旦有明心性者殆聖

人之功臣非聖人之勍敵也先賢程夫子偶閱
毘尼律藏規則森嚴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
緣於己巳初冬少卻塵冗拉竹孄大師乘輿登
山極目則長樹參天蒼崖蔽日幽異不可名狀
纔至寺門凭望則屏嶂排靑畫巒滴翠樓閣臺
榭宛然如畫多年塵面爲之洗盡四顧徘徊已
隔人間世矣及造方丈堂頭定菴和尚揖罷趺
坐便話西竺誦持之旨遂爾習習凊風生兩腋
間顧師爲人鐵骨冰心坐敘間何異三生隨堂

七衆長搭三衣無垂手于市廛不關情于濁世
二六時中鐘板佛聲毫無間歇羣然寒暑結制
止觀攝心尤爲馴象餘談道風整肅余敬設伊
蒲之供厨精法喜之饎飯罷臨池洗鉢倦則靜
坐蒲團目睇霄漢誠爲天際眞人也次日告別
下至山腰轉盻大華峯儼懸天半衆山環裹如
蓮花瓣矗翠搖空森嚴可愛媿余無暇造其絕
頂至今爲恨此山與人傑然俱勝爲震旦之鹿
苑名教之毘尼不爲謬設矣比之圓嶠方壺悠

然居第一洞天之福地者歟

遊寶華山記　　新城　王士禛　阮亭

華山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一名寶華山以誌公得名也從攝山雨行萬山中山村人家多臨溪居溪水自四山而下潨潨可聽輿中得一詩云萬山堆裏看雲松曲崦幽溪復幾重爲愛泉聲過林去不知煙寺遠聞鐘山徑五步一折每當折處猨鳥路絶徒御相呼盤屈行天陰雨黑風颯颯出林箐中路窮得寺數步外初不見寺也

按誌云始居此山名未甚著虎狼窟之歷千餘
載至明有妙峯上人者再興初地三昧律師紹
鵝頭宗繼來卓錫見月大師親承付囑予比聞
其具戒精嚴爲人天師至是始相見山中一燈
夜坐往復叩擊乃知浮屠之說與吾儒道德仁
義之旨了然不殊夜宿山樓殊有涼意晨興禮
佛過見公方丈謁銅殿殿高二十尺縱衡各十
尺四壁皆刻畫如來諸菩薩帝釋天人相窮極
莊嚴萬曆中慈聖皇太后夢一山皆蓮花乃勅

建銅殿于此山賜名隆昌寺并賜大藏滲金墖時建銅殿者三峩眉五臺及此也遇西域僧與之語可辨者十三四其所敘述經歷諸國大抵與法顯佛國記略同出所持誦梵文狀如葉子字不可譯曰阿彌陀經也戒壇在銅殿西北見公所挪經始時陰雨晦冥忽放大光明經時始散遂登西峯觀龍池涓涓一泓出石罅間蜥蜴數十頭游泳自如見人不驚僧徒以盎貯之形如守宮腹尾作硃色斑然有文僧言每將雨雲

霧輒自池中出按山海經云龍池之山中央有
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以此較彼何異蹄涔抱
朴子記甘宗奏西域事謂外國方士能臨川禹
步吹氣龍初浮出長數十丈每一吹龍輒一縮
至數寸取著壺中往往賣之一龍值金數十斤
乃發壺出龍著澗中復禹步吹之更長數十丈
須臾而雨四集夫龍神物也而偃然受豢如此
安在其爲靈耶豈韓子所謂失其所憑依而不
可者耶抑未偕尺木而自混于蝘蜓者耶爾止

舉白公麒麟爲脯龍爲酢何似泥中曳尾龜之語相與三歎峯皆茶圃僧徒頗諳采焙之法既下西峯不復與見公別徑趨龍潭北風甚利榜人挂帆以待棲霞僧遠送江干與爾止相繼別去日將晡遂乘風北渡從舟中望見峯青知是攝山憶昨從峯頂頫眺所見澄江如練雲濤萬疊即今高枕聽欵乃處也漏未下已宿眞州星火計爾止尚未發龍潭耳

寶華山記略　劉景福

景福承乏浦邑八載矣夙聞去郡城七十里有山巍然狀青蓮華衆山拜其下梁高僧寶誌誅茅刱菴遂以寶華名中間廢興不一迄於今林木蓊蔚金碧煥爛

天章炳耀日月葢我

聖祖仁皇帝昔日鑾輿巡幸之地而

德澤留貽山靈亦永永貢媚也福素有看山癖顧責在守土簿書叢雜興發輒不果游然清夜夢魂時時飛去豈於茲山有夙緣耶我

皇上臨御十有五年治隆堯舜海宇昇平
省方之典時舉膏澤已徧於東土西土矣而江以南
茅簷黎庶欣欣望
幸者飲食以祝於是
各大臣採輿情陳
黼座請
鸞南巡奉
詔定於明年春正月夫以江南山水明秀甲于天下
得我

聖君翠華臨幸和風之所扇甘雨之所被其諸名勝當不知如何增輝益采也福以備員承修茲寺一鞭從鳥聲樹蔭山徑犖确間盤折以上見梵宮峩峩與昨夢合乃庀材鳩工搆亭戒公池上並各殿廡稍加黝堊寢息山寮藉償夙願且親睹緇流白足戒律精嚴古佛香燈粥魚茶板迥非尋常安禪結制者比又時當盛夏山風冷然清撲襟袖雨過月出嵐翠淡浮既不知暑亦幾置身仙境矣爰筆記之以見入山之幸如此

寶華山志卷之十

千華三世定菴基祖輯　十六洞天劉名芳纂修

千華七世文海聚祖重校　千華十五世聖性宗再梓

賦

寶華山賦　王　著宓草

粵稽寶華之得名兮厥名云肇自寶誌梁武與高薛之問對兮華山與蔣山而並視當日只稱夫華山兮爲斯山著名之所自遠則字同於西岳之二華兮但別乎聲音之微異西岳有太華少華兩峯華

乃去聲近則名其於東吳南徐之二山兮遙隔江淮而鼎峙在徐爲郎宗所居之鹿蹟華山兮見於眞誥乃煙霞棲隱之區在吳爲老子所謂之吳境華山兮記載枕中亦羽化游觀之地眞誥云鹿蹟華山郎宗所居註屬南徐州界徐州志華山在豐縣東南三十五里其山無石今名小華山○蘇州志華山俗名花山在府城西巖石奇秀山半有池生千葉蓮服之羽化故名老子枕中記云吳西界有華山可以度難疑卽此也維斯山之名寶華兮想因二山相同而改易或謂以寶公結菴而故名或謂因李后感夢而特賜華山因寶誌公結菴故曰寶華○明李太后忽

夢一山皆蓮因下部遍搜名山有蓮華其名者
部以此山應勅建銅殿并賜寺額聖化隆昌
極引證以闡揚總未得其大義也若夫載籍難
盡討探莫詳所始敢託空談雲篇琳札未窮夫
仙籙琅函貝葉先揀於瞿曇知佛地山有寶華
之號早見於大乘般若之函云山在南海之北
爲古佛之所居止（般若經云南海北有寶華山古佛所居）北隔補
陀於海其靈秀並插於蔚藍豈同踰江淮之仙
蹟抑且距南北於海涵肇茲名之著于海外兮
詎因夫寶公之結菴況世傳寶誌爲觀音之化

身兮寶華補陀自當合於同參昔銅殿不航海而梯山兮原欲令兩山交重於江海之南爰有靈山天開灝漭連江乘於艮常非偏隅之僻壤何由梁以迄明兮至今布名而始廣縱莫比美於浙土台蕩亦未齊稱於江南茅蔣江南名山衡廬茅蔣高等攝山人第知徵君塵外之居明僧紹隱居攝山累徵不就今白雲菴爲其故宅遺址秀鍾句曲世只重華陽天際之想慽處於茅攝之間而深鬱乎巖壑幽暢山因銅殿地始蔚興寺有隆昌人方嚮往千餘年靈

祕而莫彰自普照結草焚林而先闢乎榛莽後則創立戒壇爲慧定之根基規弘律院繩宗教于梵網闡四宏之精微召諸山以景仰莊嚴妙好履石墀而歸心梁棟煇煌拜金刹而欣賞因律範以遙瞻託禪棲而過訪予切尋幽每深遐想策足何遙未遂一往爾乃喜塵鞲之擺脫兮復接引以多方蠟登山之謝屐兮伴籃輿于奚囊導穿雲之戒足兮偕兄弟於雁行出南郭破晨光繞鍾阜陟崇岡指棲霞望艮常唖秦氏之

舊居于樺墅詢誌公之古井于東陽探秦淮之
分源問琊琊之廢鄉俯視眾山之羅列眞同扆
從東望大華之崔嵬頓開混茫氣鬱蔥而含斂
勢蜿蜒以舒長漸入翠微環擁俄鷲紺宇深藏
似仙掌之承露如燕窩之在梁儼千華之含萼
若寶蓮之有房奇中見平域近蓮華嶺名歡喜
尊而不險坡經黃葉人意徜徉及夫穿龍山之
麓循天谿之壑鑿戒公之池凭留雲之閣對殿
宇之縱橫指塔院之錯落山鳥聞鐘而羣飛池

魚投食以爭攫內則青銅白石碧瓦金粱日影
焜煌嵐光閃爍更復雕珉纍壇香泥塗壁另立
周垣界無倚託賜藏樓高行持庭擴食千指而
無聲戒六時之自覺木森森而嘗陰泉涓涓而
不涸步防踐蹋春戒斧斤聲絕犬雞地無矰繳
故草木暢舒而鳥獸咸若誠隔塵市之煩囂以
臻人天之極樂至若峯躋大華兮肩摩青冥山
尋陰洞兮臺登拜經探黃華于虎穴兮幽深莫
測覘蜥蜴于龍沼兮微妙通靈天井滙楊柳之

泉兮暗通乎江脉山嵒藏迦趺之跡兮倣類夫
虛庭亂石塔同纍甓環翠峯疑列屏以至憑高
四矚諸山培塿長江橫前鍾陵列後攝山峙左
金焦連右奔帆如馬東映兩點遙靑遠塔若筆
南挹羣山文秀天塹兢流乎上下同繞巽宮方
山兩立乎南北交鎭坤厚等疋練之當襟帶天
印之如斗欲倩巨靈之臂可取懸于左右之手
因之踞絕頂凌天風餐沆瀣啟洪濛塵寰逈隔
帝座可通嗟日月之墜西慟江河之趨東指金

陵之形勝龍盤虎踞傷六朝之宮闕燕壘蟻封
翻車峴失故險竹里城覓遺踪更悲夫何村姓
之獨盛兮仇豈甘於武穆何鑿河之追戰兮功
不奏乎世忠妲已有何德于江南兮司晨牝雞
因胄山而悞祀茲土靳尚肆讒言于三閭兮山
神血食現儀從而受戒於度公豈以皈依懺悔
而深仇積怨盡入銷鎔或傳爲靳王遺窆何墓
碑顯載於吳志或傳爲守信棲神而史傳非卒
于南中或因龔希仲之中吳紀聞悞爲富司徒

之墓雖云葬于寶華山實吳郡華山而名同豈非天之不使塚纍纍于茲山兮地原有待於梵王之宮。山下樺墅村俱秦姓爲檜後至今猶盛楊國夫人疏言縱敵處也。胄山土人悞爲紂且立妲已廟春時祭賽。蘄尙讒害屈原爲攝山山神血食七百餘年至齊法度禪師尙一日現形通名願受五戒後廟巫夢神告語吾已受戒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中只薦菜脯。華山訛爲韓蘄王墓而韓墓在吳郡靈巖山之西有宋孝宗御題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又傳爲石守信墓宋史載守信開封人爲太祖元勳于太平興國七年鎭陳州卒年七十五。因斯中吳紀聞富祕監卒贈司徒葬于寶華山

山以發長嘅欲搔首而問蒼穹是以昌黎之慟

哭華頂太白狂歌雁峯叔子登峴首以慼慨子
昂傷今古而憂忡上念洪荒之初闢兮山川本
二氣之所判禹貢但記功之所施兮遷史只志
足之所踐夫名山多遺缺而不書兮知閱歷僻
遠之未遍或古著而今湮兮或先隱而後現不
觀九華雖始于晉梧渡之寺名至唐因太白而
始傳鴈蕩名已載于諾詎那之梵語至宋以全
師而方見九華原名九子至唐李青蓮始易九
華寺則山之得名因乎寺久矣王新建九華賦
序云九華爲江南奇特之最而史記所錄獨無

其名葢馬遷足跡之所未至耳不當列諸天台
四明之上而乃略而不書耶○沈存中雁蕩山
記云溫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譜未嘗
言及祥符中因伐木取材方有人見之尚未有
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詎那尊者居震旦東南
大海際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
之句山頂有大池相傳乃雁蕩下有潭水以詩
名之也謝靈運守永嘉凡佳山水遊歷殆遍獨
不言此既非挺出地上則爲深谷林木　所
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所然也　雁蕩
一記已傳夫沈存中九華之賦始重于王新建
今則與天台而齊稱並黃山以爭玩既無分于
得名之後先何嗟夫前代之名不擅谿是予欲
南招寶誌兮來鍾山浩渺之雲煙出虎洞而登

獅座兮用證奕世之因緣生鷹巢而愛鳩居兮
忽忘此地之初禪右呼江總持于攝山之頂左
掖陶眞白于華陽之巔因攷江總儒師乎僧紹
貞白仙學於稚川稚川以儒籍而窮探仙籍之
奥僧紹正道論而深得佛論之詮同愛二山而
高隱俱爲上代之名賢陶旣辭詔而壹意服食
兮暮年夢佛授記乃受五大戒于阿育王之塔
江雖仕陳而歸心釋典兮早歲受菩薩戒于鍾
山靈曜之壇俱備載于史傳兮非事襲乎虛玄

南史明僧紹明經有儒術齊高帝徵不應住攝
山白雲菴齊永明六年捨宅為寺江總為之立
碑○葛稚川生華陽誦習儒學究覽典籍尤好
神仙導養之法為鉤漏令後隱居著書自號抱
樸子因以名書有神仙傳方技肘後金匱諸方
書○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道全其
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
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陶弘景十歲讀
葛洪神仙傳有養生志齊高祖作相引為諸王
侍讀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止于句容良常山
自號華陽隱居○梁武即位書問不絕卒年八十
五諡貞白先生○梁書弘景曾夢佛授其菩提
記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
五大戒○陳書江總弱冠歸心釋教年二十餘
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
與攝山布上人遊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于
心慈行于物頗知自勵

若此早視梁陳于旦暮兮而仙儒

俱同於四禪之天又何嗟此山之不及茅攝兮

三山堪鼎足而今古並傳

銅殿賦　　　　曹山秀中峽

夫天地之至堅兮曰維金石剛不壞而徵不變

兮爲衆質之莫及金石雖堅而亦敗兮至堅無

如佛力天地之至猛兮維象與龍龍碎石而象

攻金兮施勇猛之神通龍象雖猛而易伏兮惟

佛法之是從今古佛慧之不朽兮因定戒而能

久現莊嚴之妙好兮惟龍象之是守是以銅殿

之獨重於寶華兮無不讚爲希有銅殿維何以
著名兮佛宏大願於宮中爲母后之特賜兮由
贊成于妙公被慈恩于北闕兮建鑪鑄于江東
因之開東亭之冶兮採首山之銅極工力之浩
繁兮盡鏤鉥之壯麗等白玉之爲樓兮儼黃金
以布地欂櫨棨棋映日影以焜煌兮綺疏罘罳
射嵐光之青翠若夫扆廖鏂銗盡是金聲宲瘤
瓴甋無非銅製兼以花檽蓮礎且鳳翥獅蹲鴟
尾獸瓴復雲飛霞舉扣其聲巨鳴細響不殊摩

鐘擊磬之音睇其色綟綠留黃有同夏鼎商彝之異雕楹畫棟何敢齊稱桂柱梅梁亦當俯視考其同敕賜而鼎足兮先五臺而大峩各以菩薩示現之地而立刹兮文殊普賢已遠達于闕河此則供大士之慈容兮欲奉于南海之普陀當時不航海而入山兮豈因緣有靳于海外因獻議而即問之寶華兮知屬佛意之有在始則由銅殿而賜額兮旣則設木叉而說戒戒先定慧以立基兮疇能破其固堅龍皈依而象降伏

兮勇猛攝乎大千巖壑爭輝于佛日兮鬼神呵護于諸天銅殿因戒壇而愈重兮戒壇以銅殿而同傳笑鶴銜之金梁兮屬妖術之逞恠嗟伏波之銅柱兮究奇勛之易廢摩掌銅駝有荆棘之悲遷徙金仙有辭漢之嘅縱至堅而亦泯兮惟無形之莫壞是佛宇之久存兮專定戒以是賴厥初寶華之著名兮緣開山之寶誌千餘年荒沒而莫彰兮因普照結茅于茲地焚林莽以安禪兮祭虎狼而斷臂後因銅殿以振興兮而

敕賜爲護國隆昌之寺寺有戒壇而益尊兮山爲律院而爭事不覿焦氏銅殿之碑李公華山之記已照耀乎古今而贊揚夫神智茲銅殿得戒壇而愈隆且昌足並金石守龍象而用傳夫千禩

戒壇賦　　　　王槩安節

往三懷大師修大報恩寺塔患頂不能升值古心律師來自織山三拜而舉遂有優波離之目優波離者戒律所繇始古心未至感而

入夢者也時塔藏中獲鐵凾凾寶誌說戒圖
圖壇壝三級誌踞上座祐律師踐尊證席祐
居金山與誌同時梁武創水陸儀文命之宣
白者也圖中緇素簪纓三匝圍繞儀容肅穆
古心諦觀自以織山說戒僅屬區脫欲倣其
制是圖送雞鳴寺供奉旋不戒於火而古心
之撫本猶存其嗣華山三昧光公上襲墜言
規模先訓然猶以木爲之至見公大律師始
倣古更令鳴椎擇地力採堅石鑿壇三級周

以雕櫚蔓藻趺蓮悉出手繪初自上攝左右
轉而登上設香木座十上三座中衣鉢傳燈
本壇和尚座左羯磨阿闍黎座右教授阿闍
黎座旁左三右四尊證阿闍黎座也落成之
日雨霽霧收中吐異光上澈有頂及聞異香
移時始散嗣是獲鵜珍之嘉士無召自來得
結草之英賢不期而會共繫頸珠精持梵網
每當三夏安居坐草恒數千指自見公以訖
定公東南趨嚮日有加焉余攷戒壇肇自南

山年維麟德人以爲古而不知華山開自寶誌戒壇卽追踪寶誌夫以梁天監較唐麟德不更古乎庚午春仲余偶豋屩相過巡行贊歎因而信宿定公屬余賦之其辭曰

天有戒星地有戒岡仰觀俯察戒律張皇天高三星在諸王南參旗北主齋戒之門○安成西有戒岡山山有律院六經無非戒愼之文君子尤凜三戒之章故匡衡奏當戒於殿陛秦彭定四戒於訟堂或假韋弦而佩御或圖往喆而扶勵漢文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匡衡上疏曰治性之道必審已

之所有餘而強行所不足葢聰明通達者戒于太察寡文少貌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橫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務必審已之有餘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肩而望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秦彭遷山陽太守爲人設儒戒以定六親長幼之禮遵化者擢鄉三老以勸勉之○西門豹性剛急佩韋自戒○後周申徽畫楊震像于寢堂以自戒雖不設壇墠以宣說乃實鉢心臆而不忘戒壇之設自瞿曇氏戒本緝心壇因斂肆倡自雞園中于鶴樹戒體斯成木义隨制時猶宗教律之無分人則戒定慧之悉備迨至像季宗律攸分四分根本且各專門然

其學則依然純一警惕之學而其文則類夫曲
禮小學之文是雖釋名而儒行君子重有取其
率循西土有雞頭摩寺大佛頂經云我在鹿苑及于雞園佛見根熟之人發心出家以無
畏口召云善來比丘於我法中勤修梵行彼人
卽時鬚鬢自落袈裟著身手中有鉢威儀進止
如百臘比丘卽名得比丘戒○佛入涅槃雙樹
皆悉變白猶如鶴色故名鶴樹○佛大涅槃經我
滅度後諸比丘依戒而住以戒爲師○遺教經
應當珍敬波羅提木叉○佛藏以禪師不知法
律之心者曰增上慢人法師不識禪心之律者
曰不淨說法律師不悟四弘心印者曰破戒比
丘○如來滅後結集律藏原無衆部之殊後因
異執致成多部部類既分各宗一轍義淨獨宏
根本懷素但遵四分然各有所見○先儒謂湛
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蕅益大師

曰律家諸書猶夫儒者之有曲禮小學也其傳戒也人或白足赤髭地或龍宮虎窟或鉅蟒爲之纏身或那吒爲之捧足或岳靈諦聽而峩冠或帝釋送饌而注目或鬼神悔宿業而皈心或卿士透宿因而寡慾或眞禪已屬天人頂禮而必資於滿分或上仙旣就日月煉形而必歸乎禪束十三祖迦毘摩羅入山逢巨蟒盤繞其身爲授三皈依蟒化爲素服老人曰我昔爲比丘有初學來請益我煩于應荅起嗔恨心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石窟千載適聞戒法故來謝耳○南山宣律師築壇受戒有長眉僧談道知者賓頭盧也歎宣爲毘尼一人常夜行道臨堦墜墮毘沙門天王子那吒爲之捧承其足

○元璉禪師忽見異人峩冠而至曰我岳神也稽首乞戒師付五戒○人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廚供饌每薄竊基三車之玩不甚爲禮基常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去天神乃降宣責以過時天神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甚嚴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法度禪師居攝山山神靳尚求師授戒○梁武崇于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法乃作覺意詩五百字賜革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曹溪慧能身領南學者千人猶就法性寺于知光律師授滿分戒○陶徵白仙業既成夢佛授記乃詣阿育王墖前自誓受五大戒

於是豺兕斂性而失其威蠭蠆投誠而解其毒上智持行而反厥初鈍根固守而免于辱戒之時義大矣哉至於宣說

必假壇墠是又敬其事而愼厥職也夫壇之爲義暴內陵外存誠伐慾（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一曰暴內陵外則壇之朱同翰謂大壇會諸侯賊賢害民則伐之）是以郊天有築會盟有築登封有築受鉞有築用格神人用占雲物備武修文祈年請穀封邱除地固不徒以文爲也而儀文尤不可以不肅況必規模之弘壯乃起人心之敬止戒具威儀之三千學樹無漏于一砥（大比邱三千威儀三卷後漢安世高譯佛頂經因戒生定因定發慧爲三無漏學是乃障末法之一砥也）壹若鄭侯之定律與夫叔孫之制禮非苟

焉而已也爾乃昭慶地湧少林天開帝髮下布佛牙上排星居並匡廬之秀拔鷲頭邐北極之崔嵬臨安昭慶寺建自石晉天福元年宋太平興國元年地湧戒壇上加欄檻屢燬于火至憲宗時湖民吳瓊自捨萬金爲倡落成甚麗并開戒壇○少林寺戒壇乃三藏法師義淨目擊西域標範而成者○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帝築戒壇于內具問道禮儀請上法師授三皈戒帝布髮于地令師踐其髮而升座帝拜授大戒○那吒太子以佛牙寶物獻宣律師供于崇聖寺戒壇予雖未得縱觀乎而於隆昌戒壇乃實志滿而心皈夫所謂隆昌寺者東則長江大海溶潏晶漾沆瀣之所呑吐西則天印繖山蜿蟺峭

禱日月之所迴薄南則飈輪積金眞仙之所偃仰北則長蘆獨峯古德之所棲託川接岷峨頓開初地于上方山連茅蔣儼簇千趺于崇崿加以梅梁桂棟猊舞翬飛風窗雲磴紅濕翠圍金題玉蹬森嚴臺閣寶容銅殿髣髴峨嵋犍椎則晴雲滃席毘尼則皎月當扉開山有鷹巢之寶誌布金屬麟趾之聖妃洞啟雲中之碣金生剎下之碑星迴川湧至止如歸江左禪剎盡仰其傑制冀北律範亦讓其澄規臨安昭慶戒壇華山定菴和尚曾應

請放戒仙林開元二寺時盡希風○帝京景物略西山戒壇雖啟自如幻律師然不旋踵而爲貂璫以猥媟施玷遂爾封閉　爾乃楹雕碣鑿藻卉紛灼倒茄垂薤瓌異磅礴非鏤葉之宋人所成卽摶空之王爾所琢毘尼應候千百其羣入必嚴悚外無沓嘩三人並進七處徵心四依聿付五濁難侵律文共守大道不淪則斯戒壇也戒先壇立壇在戒存卽壇卽戒何滯何分人隨啟閉石盡堅徵地既崇于敕額儀盡體乎初文弘律者其精苦有如慧遠之過中卻蜜湯而不受得戒者其

勇猛不翅智暹遇青草而足攣對堅明之士悉開緘縢于西竺明氎裂之指頓孚覺悟于迦輪五代史周世宗敕天下寺院非賜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然於兩京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聽設戒壇○四分律藏六十卷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譯○山谷集遠法師居廬山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釋智暹一生不踐生草其詩曰自從青草出便不下堦行○戒因緣經序天竺持律不都通視惟諸十二法人堅明之士乃開緘縢而共相授○頻婆羅王夢見一氎裂爲十八片兆教分十八趣解脫門也予觀佛法之有宗教律也譬鼎三足缺一未能權實隱顯水乳交融今嗟淑世罕踐眞蹤愚者昧於律遠狂者委以葛

藤非明犯七支而巧遁即累蹈五障而惑增賴斯戒壇障狂瀾挽頽風搏猛虎制毒龍以眞實諦證顯密宗釋海重維靈山再逢無謂宣白浮囊不洩梵網經如帶浮囊欲渡大海謂持戒者仗此戒力得度生死海也僅於布帛菽粟之語要知其守大道無奇具在眎動言聽之中噫彼瞿曇氏尚復爾爾吾徒心儀杏壇而奉訓洙泗者益宜日省所戒于當躬

寶華山志卷之十一

千華三世定菴基祖輯　十六洞天劉名芳纂修

千華七世文海聚祖重校　千華十五世聖性宗再梓

序

送三昧律師報恩解制序

范景文質公

夫律者一切羣倫作聖之權輿而三教聖人淑世之津筏也㫖以道依淨立習緣染深覺以性澄妄隨情變非祛習則道胡以彰非防情則覺

何由顯譬諸禽鳥之翔漢其制在樊騏驥之騁
途其御在轡軼倫邁性之資莫之或踰也易曰
閑邪存誠蘇子曰凡可以閑而去之者皆邪也
邪者去而其所不可去者自存是故儒者克己
爲仁律之以禮禮之屬三千而刑之屬亦三千
出乎禮則入乎刑此持犯之謂也學庸二書儒
者持律之書也其始嚴於戒愼恐懼其極至于
參贊位育漢晉以後儒者或罕言之竺氏之教
始入伊川先生素所不喜一旦入律堂觀衆僧

受食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今欲萃章縫之俊彥講周孔之律儀無乃綿蕞習之乎高明英特之士厭繩束爲拘簡樂任誕爲曠達安知夫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要宜問學之功至于廣大精微高明備焉夫然後禮可得而崇也若乃資卜氏之灑掃諛聖人之始卒此亦未聞夫精義入神之用矣以余所聞竺乾氏之教其在今日殆亦季世矣然震旦流布二千有餘齡其所著羯磨布薩軌儀至今迄不廢自南山宣師而降

能演其教者或傳或不傳然而經師論主非律不尊卽五葉兒孫踏毘盧頂莫不凜凜操履氷霜矜重持犯如高沙彌廓侍者之流未嘗受具終不預大僧以律之重於彼若此而儒者顧士苴之抑又何也神廟時有大比邱馨公者年踰壯始從薙染乃能尋未墜之緒煥然崛起以堅持無玷爲律祖中興沐其教者遂遍海內不惟羽儀狻猊亦且屈服賢哲不惟宏被緇素亦且攝化王臣留都人士至今稱其巾瓶所屆響應

趨風動逾數萬指靈山未散可緬邈焉馨公既
沒而其諸大弟子俱皆分化一方西河奪席三
昧光師承嗣最晚紹述亦最傑出近有江楚遠
被燕冀作述之光於馨爲烈矣公初住東林有
蓮葯再榮適符遠公之讖再遷石塢有金神來
夢重徵坡老之銘識者謂公再來身無疑而余
謂堯服堯言是堯而已問來不來乎昨歲長安
之役諸大夫從公問道者踵相接視之裴相之
於黃蘗富公之接投子但有過之頃來留都集

天禧之舊址師舊所禮堖放光明十五晝夜不絕者也緇素雲臻如馨公之在蔣山時媿余方軍旅倥偬暇一接高風然余服膺高皇釋氏敎人一以性善爲宗陰翼王化之訓令觀抑惡揚善莶莫詳于律昔烏窠之說白傳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傳笑曰三歲孩兒也解道得窠云三歲孩兒道得八十歲翁翁行不得信斯言也儒者尙能克己復禮學道愛人其於勝殘去殺固已非難矣而況中和之致實有通於位育者

乎卽余從事戎馬爲天子固此豐鎬鎖鑰亦惟是師出以律罔敢失墜又曰班朝治軍涖官行徒非禮威嚴不行余因知夫律之爲敎實與吾儒中和位育之旨相輔而行亦因以語昧師若也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持犯安在何處殆如昔人所謂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者耶昧師得無踼倒淨瓶否也因諸緇素之請聊爲此語以質之

華山千華社序　釋寂光三昧

嘗觀護國仁王經得報國祐民之旨蓋學佛者以內護佛法護菩薩行之心卽可以外護國土內外交護身土兩嚴其在護持佛法之功乎哉者不知以治國治心爲異轍修身利物爲殊途是未得菩薩行之實義矣佛法孰爲菩薩行依經律論修戒定慧學其大綱也卽三藏之文尋三學之轍次第進修功非躐等而戒爲先道可知雖有攝身攝心之殊而心爲之宰人心不貪而世界無雨澇沉溺之患以無兆水之具也貪

令心卑而世界之水趨下何以治貪故菩薩行
以布施爲六度之首以大捨爲四心之一苟天
下之人以捨治貪而水患息矣人心不嗔而世
界無赤旱焚熱之災以無兆火之資也嗔令心
舉而世界之火炎上何以治嗔故菩薩行以忍
辱爲六度之一以慈悲爲四心之首苟天下之
人以忍治嗔而火災滅矣人心不痴而世界無
風霾沙雹之難以無致風之原也痴令心暗而
世界之風霾無色何以治痴故菩薩行以智慧

爲六度之主以法喜爲四心之一苟天下之人以慧治痴而風難消矣此內護菩薩行而外護國土之大較也方今四郊多壘旱澇相仍內賊外寇民不聊生是雖天地之厄運亦人心之感召而聖天子有宵旰之憂下梳布之詔天心自可轉移第山澤野衲沐國家覆庇之恩無以仰體聖懷由是恭率緇素結千華之社勤修戒定慧學息滅諸貪嗔痴內護佛法護菩薩行以此道力迴向四恩願雨暘時若盜賊冰銷臣宰同

心生民樂業山僧於清泉白石之間足以報國恩而盡愚誠矣凡我同志共入斯社改過行善攝化衆生以三無漏學出三界火宅在世出世即俗即眞孰非忠臣孝子智士仁人之心哉苟以斯舉爲異端爲非法則亦不知內護佛行外護國土之說而同凡民曲士之心矣朽衲垂老空山延攬高士共修菩薩之行祈安四海爲心使不困旱澇兵革而已矣是爲干華社序

送昧和尚還華山序　王心一

能仁氏之教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夫八萬四千法門而生于慧則慧可盡西方聖人之能事矣然苗必從根果必繇因未戒而思定與未定而思慧是猶無根責苗去因求果烏可得哉是故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化衆生不能舍律如來十大弟子中首稱優婆離善持律吾儒云君子下學上達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世衰道降學佛之倫奈何欲躐等驟進乎其賢者

輒以戒不必爲而易之其不肖者懼戒不可犯
而復去之甚至賦詩以市名開講爲自利高下
相扇藻帨同風譬如弱喪欲歸無所戒之不立
大法陵夷有心佛子用深慨歎顧欲荷如來之
家業蕩衆生之習染非有大善知識爲天下所
歸嚮者安能扶弊起衰一爲末劫砥柱乎三昧
大和尚智行兼綜德體貞峙務求踐實不事渺
深以見性爲了義以無垢爲眞如調御柔軟世
無自棄之戾夫接引弘通人有兼成之慈父瓶

錫所歷幾遍天下自南北兩都峩嵋五臺荆襄
吳越皆過化之地也國王隆厚以尊禮公侯折
節以投誠下至童叟婦豎莫不傾心禮足薦賧
破慳以望見顏色爲幸非天下之大德其孰能
與於此歲在甲申北禪寺端和上人以合郡紳
士意持書入山延請設戒其未至也鬱鬱然如
望雲其既至也油油然如得雨一時傾動梯嶺
航水駢集猊座者日計萬指而和尚卽衆生以
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如平地坦無邱陵體若

澄空皎若雲霧不以崇高加敬不以寒畸惰禮大叩小叩皆應橫説竪説皆權乃至强梁之徒悔血氣而求具戒貪殺之輩遠腥羶而供伊蒲何因何緣得逢盛事固由和尚道力廣大未容讚歎而吳人之慕法嚮善亦他方所未至也和尚以四月八日振錫還華山遐邇大衆絡繹塡塞攀法駕而願留止寶旛而流涕余因諸公之請粗述其槩以及留連企託之懷後之學人庶有所考且以誌靈山一會儼然千古不散北禪

雖係祖刹毘尼中興實自昧師始

見翁法兄華山大和尚七十序

釋道忞　木陳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當代大律師寶華見月法兄和尚齒登七袠三月三日其初度之辰也陽明洞天住山翁法弟道忞特遣門弟子持香花爲供養旣賦詩以奉祝之矣而復有門弟子之從和尚得戒者慇懃稽首再求序文以爲和尚壽則又欣然許之或者曰海內尊宿之壽臻七

十耆多矣向未嘗以詩文爲之祝也今獨於和
尙之壽若是殷殷者何哉住山翁曰是未可以
舉世之壽槩而論之也夫天之生吾二人者非
無意而吾二人之同生於此時者亦非偶然也
余之所以祝和尙者葢有深意焉後五百年法
運凌替余與和尙作如來使行如來事皆弼時
仔肩挽回濁刦非余則誰爲破魔兵而正法統
非和尙則誰能秉佛制而飭僧紀是則終南濟
北雖各宏宗旨而尸羅禪那實互闡度門總之

扶世道而正人心均使化日常明眞風遐被此余之齒所以謬當和尚之慶而和尚之壽尤余所不能不爲之申祝者也余因更以兩宗貴乎並行之說爲天下後世學者正言之昔世尊成等正覺於閻浮提菩提樹下爲一切衆生說光明金剛寶戒是三世諸佛已誦今誦當誦三世諸菩薩已學今學當學則佛戒之說在最初華嚴時及乎鹿苑鷄園象峯鷲嶺諸處有六羣十七羣輩權世劣行世尊因犯而制復以種種因

緣或遮或開遂分篇聚則僧戒之制在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時四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遂以正法眼藏付囑迦葉是則爲吾教外別傳之宗此兩宗之跡似乎微有不同者也而究之菩薩登地不由離垢何以臻乎難勝不修清淨行何以能入一切解脫門比邱得果雖從佛轉法輪妙堪遺囑而苟非嚴淨毘尼何以宏範三界所以諸佛垂教莫不以戒定慧爲三無漏學此則兩宗之本雖欲求其異

而終不可得者也金河顧命之後優波離尊者集毘奈耶藏言言皆佛口所宣雖法王子如文殊師利不敢贊一辭波離口誦聖言十過衆證無差然後宣布爾時傳法四祖迦葉阿難和修毱多四尊者莫不如法行持并未嘗以律與禪爲二門也迨毱多之徒分河飲水於是五祖提多迦尊者獨荷禪宗而其持律五師各執一見遂分如來一大律藏爲五部焉余嘗考南山律學志始祖曇無德此翻法正毱多弟子也二祖

曇摩迦羅此翻法時三祖北臺法聰四祖雲中
道覆五祖大覺慧光六祖高齊道雲七祖河北
道洪八祖宏福智首九祖南山澄照律師道宣
皆以至德而享世間上壽澄照在齊爲僧護在
梁爲僧祐乘法智悲再轉願輪上承諸祖之大
統依律建壇雖專崇四分而實則兼行五部撰
述戒疏羯磨疏及行事鈔等書木义戒法大彰
明於震旦所以法礪懷素諸家雖前後宏律而
西天東土獨推南山爲律學之正宗也當是時

吾三十一祖大醫禪師三十二祖大滿禪師接踵宏法於蘄之破頭山道被遐邇舉世推爲東山法門大醫生於陳宣帝大建十二年庚子大滿生於隋文帝仁壽二年壬戌澄照則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丙辰少大醫者十有六歲而長於大滿者六歲是三大者皆闡化於有唐太宗高宗之世東山南山二甘露門並以耆年宗匠高建法幢故能使大雄氏之道大盛於支那到今猶未艾也東山正法付囑三十三祖大鑑

禪師大鑑旣得衣法特就法相寺智光律師受
具足戒則知東山家法亦未嘗以傳心宗而略
身戒也上自迦葉阿難和修毱多下至大鑑皆
兼律行持余方欲挽法運於否極之時復古德
之芳規安敢不崇尚毘尼奉行我上祖之法式
哉昔有宋圓照本公吾禪宗之巨擘也開法淨
慈照律師以布三衣瓦鉢送之遂終身食用瓦
鉢陞座說法服此大布之衣則古來大方明德
焉有不恪遵規範而爲人天標榜者乎獨慨夫

吾生不辰魔在法內名爲兼重律儀而實則妄行非法此余所尤爲法門深痛而急欲與和尚共正其弊者也傳有之金鐸振武木鐸振文今去聖旣遠貴乎兩宗並行使天下後世之學者共遵王路則振錫大法以警勵羣生者吾二人之責也余所以爲和尚祝岡陵之算者豈有他哉又嘗徧考南山以後若崇聖文綱若龍興法愼若開元曇一若稱心大義若雙林志鴻若靈隱道標若西明圓照若靈光法相若國淸文舉

若破山彥備若十佛希覺皆以耄耋期頤之年
久宏律學葢禪教諸宗皆推智證而律宗兼尊
齒德五夏以上卽阿闍黎位十夏以上卽和尚
位從無夏至九夏爲下座自十夏至十九夏爲
中座自廿夏至四十夏爲上座五十夏以上則
名爲耆宿此皆律中所詳明者也和尚之得戒
正同余得法之年在懷宗丁丑之歲迄於今凡
三十有四年矣和尚以海內之上座爲當代律
學之大總持余安得不虔申慶祝而求其久住

世以拔濟方來也哉四分律中載世尊言以律
師持律故正法住世五千年此所謂毘尼住世
則正法住世也今和尚勤修佛立三昧新建佛
制戒壇自三壇傳戒及兩乘布薩各著正範以
定儀軌止持作持則皆刋定要典以貽後學戒
律之昌明無以加矣令正法久住者舍和尚其
誰哉是則和尚之住世以續僧伽之命脈而衍
法流於無窮燿佛燈以無盡也法界有情咸賴
夫三寶常住以爲依怙誰不當爲和尚祝無疆

之壽歟昔天壽盦公稱南山宣師交接天人之
際優游果証之中傳其道者或傑立一方或才
雄七衆若匪乘時之哲便應逸氣之英下令像
運之中微降年唯永終使壽星之下照法命唯
長余謂和尚丕承先烈大亢厥宗座下英賢蔚
然興起眞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華嚴法華
諸經皆說如來壽量品吾爲四衆說今正是其
時矣因復載筆而爲之序

見翁律師大和尚七十序

張有譽　靜涵

拈花一脈開離相見性之妙門梵網千重彰卽相顯性之極則理雖一致用乃殊途說者謂戒律入道初門旣已明心戒相便成塵跡殊不知世尊初出天宮來至閻浮提菩提樹下爲一切衆生開心地道首曰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爲戒原戒體也與涅槃妙心卽絲毫違背乎又曰亦名制止明戒相也與實相無相有幾點染乎于是佛卽口放無量光明顯戒相也與正法眼藏

有纖毫障礙乎當日微妙法門亦已和盤托出
及乎多子墖前傳衣旣竟法華會上授記已周
諸弟子請最後遺誨比邱當依何住佛乃囑之
曰當依戒住豈非以傳衣之人命若懸絲所籍
以降魔制外禦侮防侵以壽慧命故百千萬劫
永無斷絕者全賴此戒律之精嚴深固乎方今
宗風遍布先自明州太白後至維揚天甯燈聯
燄接幾乎一花重開五葉人人謂吳越盛行應
識正在今日而不知所以固吳越之鎖鑰砥江

海之狂瀾者全恃有千華戒壇在焉佛道至明
季戒相既壞心宗微湮神廟初年天生一禹門
傳心印於笑祖卽生一靈谷開皇戒於臺山靈
谷一傳而爲千華戒法大行于吳越禹門派下
出天童磬山兩支宗風大振於吳越間則禪宗
與戒法本相須而並起者也千華化行甚廣法
幢隨處建立戒子不能久住精持及今見翁大
和尚嗣席千華纘承前緒二十餘年影不出山
每座下受戒弟子恆千餘人受戒之後行持誦

習或三年或五年不至嚴淨不止而又躬先倡
率衣不挂寸絲食不偏一衆修般舟三昧閱百
日如一食頃專宗淨業日定六時行持之課月
起七日精進之期且又窮搜律部校定淆訛著
有止作二持三壇正範黑白布薩大乘玄義僧
行軌則凡百餘卷開正法眼垂範千秋其攝善
法之勤若此又念老病之苦創悅心堂以調護
之念執事之勞建一葉菴以休息之部議汰僧
諸山僧衆星散獨本山去者必留來者必受安

危與共竟亦貼然其饒益有情之苦若此是以
遐邇高流雲合響應如水赴壑近者戒壇初建
放大光明人人如在菩提樹下親見從佛口出
天下聞風景慕僉謂百丈之清規再見南山之
律法重新師與靈巖退翁和尚禪律分門氣誼
最篤每相晤對或叩心宗或咨律義如水乳合
天目大覺禪師談及叢林規範必首華山讚歎
不啻口出非事理兼融悟修一貫能契合若此
乎從來法道愈盛嫉妒繁興二十年來宗風之

盛極矣安保無流支三藏輩而千華儼然在望
如虎豹當關秦鏡照胆無不神悚氣攝卒未敢
有大肆魔嬈者吾故曰祖道盛行所籍以固吳
越之鎖鑰砥江海之狂瀾者恃有千華戒壇在
焉己卯余稟木乂戒千華座下和尚爲教授師
十年前恰周花甲予曾以一言致祝獻歲誕登
古稀諸大弟子復援前例予以久謝筆硯辭靈
巖和尚特爲貽書見囑謂他文可郤此文不可
郤誼不獲已因念寶掌千齡趙州七百甲子俱

人間有量之壽總不足爲師祝菩薩大願不在以道壽身而在以身壽道性相如宗佛世猶然起諍獨今日宗傳與戒法並行而不悖且相得而益彰將見靈山之一花與震旦之千華交光相羅會合而結成法門之碩果英復生花花復開葉化周沙界綿亘無疆此則天之所以壽師亦卽師之所以壽道之意也不獨一山慶而實爲諸山慶不獨爲吳越一時之道法慶而且爲千萬億劫之宗傳慶余故特爲拈出以博歆光

大士之笑云

寶華山燈譜序　　御史景考祥

粤自迦維利見雙樹拂衣二莊逢夜景之光兩明為信心之始由是邈矣西音發皇中夏而茲葧日盛誕啟元關本於一乘分為三學然而穿殘蠹簡幾曾悟旛動風吹坐破蒲團祇不過磨磚作鏡惟戒能生定律是慧基是乃防非止惡之宗實諦眞如不空不礙殆猶吾儒之行用規繩下學上達而不致如高者之遁於虛無昧者

之流爲記誦也惟是支分派別各闡宗風秉教
傳心燈燈相續律宗則權輿曹魏至唐而南山
中興嗣後顯晦不恒法幢幾折有明慧雲大和
尚乃一起而振興之用波離尊者化身受文殊
法戒顯揚宗旨宏紹前修毘尼一燈光明海寓
繼其盛者爲三昧大師辯啟河源行高冰雪符
坡公之斷碣應遠公之再來教闡東南時推律
虎而南山宗派盡在千華矣昔雲公達識謂當
戒嗣如麻而分其正偏別其主賓嫡庶之分既

嚴眞贗之差始現故自法嗣見公精研四分博
究二持迦羅妙法如日中天五傳以來戒雷響
徹嗚乎律宗之盛盛于寶華自非沿波遡源標
明統系雖元津不閉精進者自得其涯而飲水
知香可忘郤曹溪一滴善哉文海聚師獨究本
宗毋慚慧命此燈譜一輯所爲尙述薪傳儼如
家乘自曇摩迦羅至於雲公歷代律師而有傳
載而昧公以下支岐蕃衍世系日昌者皆賴有
賢孝爲之總持以流于勿壞也愧予轉跡風埃

未窺月相山門握手正當看雪而來淨席論心屢發拈花之笑得親律範輒生無量喜心如有夙契然者聚師不疑其心雜乃出其律宗統要問序於予予自維多生結習本來難證無言而文字因緣抑亦千華公案也爰齋心合十而讚歎成之至于戒幢慧日直接瞿曇了義微言特高律部因茲傳系而大暢門風聚師其卽昧公之馬鳴龍樹乎吾欲起南山而問之矣時雍正癸丑太簇月上浣既朔

壽文海和尚序　大學士張廷玉

松枝南偃拜經尙有高臺花雨西來說法猶留片石放白毫於世界山河悉化琉璃湧靑髻於峯巒草木都垂瓔珞蓋趾趺面壁心已證於眞如而寂莫安禪壽自躋於無量辟空山之老檜霜雪長留如弱水之慈航波濤不懼文海大和尙統宣律之宗風掌寶華之福地生向投金之瀨簇本義烏遊從碣石之宮燈傳靈鷲蓋自七齡入道蓮花存淸淨之身因而五蘊歸空祇樹

識皈依之路始辭家於故社旋參學於諸方雲峯留寶誌之壇風雨乞千華之戒精嚴律髓鶴骨清癯淡定禪心蟾光皎潔悟圓覺聲聞之尙幻超纏縛於辟支知受想行識之俱忘得奢摩於正果六根解脫珠自覓于衣中三昧圓成頭不迷於鏡裏石牀獨坐苔痕欲上袈裟香閣閒登貝葉齊翻梵唄罩荒藤于古洞諸天瞻冰雪之容渡折葦于長江大地結煙霞之願當其浮杯萬里遍禮名山飛錫十年孤遊刹土雄心已

歇秦淮則虎踞龍蟠色界何妨吳苑則鶯啼燕
語南屏僧寺依微返照金鐘北固漁舟縹渺中
流鐵笛拜洛伽之佛座香海羣飛看狎浪于軒
臺珠泉獨躍芙蓉遠岫尋九子之煙鬟桂樹幽
巖訪八公於石屋一瓶一盋隨時野鶴逍遥三
沐三薰到處天龍歡喜既而
璽書優渥
召見
金門杖錫從容趨朝

丹陛轉法輪于首善凌空之紺宇參差開佛剎之莊
嚴偏袒之緇流輻湊捧來
賜紫香染
御爐受出戒珠光分
仙闕十方灌頂海潮聞微妙之音半偈降心江月照
淨明之性入無遮之會普肅威儀迴有漏之思
重修宿習黃金布地東林已建講堂紫服朝
天西苑頻參法駕迺蓮開故社鄉心隨入岫之雲而柳
拂離亭旅夢醒歸帆之月四百八十寺思煙雨

于南朝一千九百人散天花于
北闕身將老矣還山特奉
恩綸
帝曰欽哉主席宜留高足以是嗣法諸公紹衣鉢於燕
南佐津梁於冀北溫和面目似飲醍醐淸樸鬚
眉盡忘畦畛亦旣仰承
聖眷拈花願護
皇圖猶思廣報師恩種樹無忘僧臘宜其憶蒲團之甲
子殷勤求琬琰之書懷蘭若之春秋頂禮祝旃

檀之室也僕也略窺三乘愁多識障情魔曾許雙峯悔未懺除綺語記昔停斲般若分芋火於懶殘秖今問喘長安裁荷衣於天月敢留玉帶可鎮山門試借金鎞聊翳目眚折一枝之香影願供如來聽半嶺之鐘聲應招元亮何日虎溪相訪鼓琴登環翠之樓還期鹿苑偕遊潑墨寫蓮花之域

壽華山文和尚序　御史朱士勳

葢聞丹成九轉神仙多練骨之方桃熟千年洞

府有長生之術淋漓霜露潤松柏以恆貞縹緲煙霞繞岡陵而倍翠況屬三間茅舍早透禪關一塢浮雲久持戒法舍利發長春之樹菩提開不夜之花獨證真諦斯登壽考也惟我文翁老和尚派衍三唐源從四傑華羅枝下誕降非凡梵宇庭中鍾英特妙江潮海日之對出自童年臨風賞月之詩徵于隔世三生石上但認香煙二蔗園邊相看蓮葉靈因性異知五蘊之圓通慧在機先識六根之清淨髫齡舞象拋種種於

紛華毀齒勝衣悟生生之塵劫爰乃永棄鄉關
皈依空室選官何如選佛易過者峻馬輕裘郎
色還知即空可賴者須彌蘭若瑠璃夜照沙擻
手以依依寶篆心參石將頭而點點認蜂王於
貝葉都是當年神馬駝來釋獅子以梵經莫待
今日野狐竊去十年面壁已知燈可千傳七載
穿藤猶恐山虧一簣茫茫瀚海何處是紫竹旃
檀淼淼恆河此地實黃睛龍樹驚心白足幸道
岸之先登遙覓赤鬚或慈航之可渡遂爾拜別

伽藍偈餅彌勒擔簦以往托鉢而遊碧水丹山
夜聽猿啼虎嘯清溪皓月踏殘柳線花香杯可
浮兮毋勞一葦錫眞飛也聊當雙凫朝朝聽板
而參處處分鳩以食圖澄寺內驗輪相之非虛
什道階前問鐘聲之不謬蓮河葱嶺直上辟支
之壇鷲苑猿江竟入維摩之窟要是木毬三箇
毋煩坐臥蒲團亦且絮衲七觔豈必醉眠方丈
蔴蹊到處人思插草而迎布袋攜來衆共焚香
而懺由是學參三昧名動公卿望達四流遠膺

綸綍現金身於夜夢丹鳳書啣推玉曆於晨星黃封
詔至馬鞭山下羣看鸚鵡之車牛首峯旁共羨獮猴之
象望
龍顏而稽首
天語絪縕向螭坳以陳辭梵音嘹喨佛即心而心即佛
信語言文字之俱無聞如見而見如聞擴生滅
因緣之至奧中官賜饍雪藕冰桃內監傳飧金
齏玉液是非一時之隆遇而萬世之殊
恩也哉今夫行不高者中途易流于見異志不堅者當

境每或于岐趨姚廣孝出入禁庭一名一利湯
惠休棲遲蕭寺半俗半僧汲飲貪泉頓成改操
飛花寶座大概沾衣自古已然於今爲烈而師
則夙懷至道石可喻心屢請還山鐵將成足偶
然問訊愛惡欲之胥忘率爾朝天貪嗔癡之盡
化於是更動
宸衷重荷
恩眷發水衡之儲蓄整廟貌之崔巍菩薩不用低眉看
白象青鸞煥彩金剛何由努目仰朱皇赤雁文

輝銀殿飛來高下迴廊窅窱玉梁自降參差棟
宇襬褷月照烏耆千葉蓮花千世界香生白馬
一層寶塔一如來米可同春闈三千大千眞訣
梅如可熟示一祖六祖規模洵度世之津梁而
沙門之桴筏也勳也生同震旦常思繡佛而齋
欲效瞿曇未得買花而獻宦情久澹三笑無緣
俗累多羈一鉼莫必乃於乙丑之春欣逢小阮
歷述跏趺之事嚮往名山愧無玉帶可鎮珠林
聊借彩毫以介眉壽從此金爐火樹西天開四

照之花橘井丹梯南國敬千觴之頌云爾

寶華山志卷之十二

千華三世定菴基祖輯　十六洞天劉名芳纂修
千華七世文海聚祖重校　千華十五世聖性宗再梓

傳

妙峯禪師傳

釋德清 憨山

師諱福登別號妙峯山西平陽人姓續氏春秋續鞠居之後也世居郡之東郭方七歲父母值凶歲死無殮具薦藁而已師失怙恃爲里之富人牧羊年十二乃投近寺僧出家不得善視年

十八遂逃攜一瓢至蒲坂先是山陰王建文昌閣於郡之東山延萬固寺僧朗公居之師至日行乞於市晚投宿於閣朗公憐之居無何適山陰王出遊見師奇之因問朗公公告之故王曰當善視此子他日必成大器由是朗公留爲弟子居頃之値地夜大震城與民居一槩盡塌師臥不覺乃壓之將爲必死矣朗公幸無恙亟搜之已三日尚偃臥於重木之下皮毛未損山陰聞大奇之一日王謂師曰子臨大難幸而不死

此非尋常何不痛念生死大事平時師年廿二
卽奮志將遠遊王曰子年輕操方未易姑就近
卜禪室以居試之王遂於中條山之棲巖寺修
蘭若令師閉關師初不知所爲先請益近之法
師得法界觀一卷遂執之於關中以習禪觀無
奈昏沉乃取棘刺貼四壁絕無依倚不設牀座
日夜鵠立如此者三年心有開悟乃作偈一首
呈山陰王王見之曰此子見處早如此不折之
他日必狂因取宮人敝屣割底洗淨以紙封寄

之而書一偈曰這片臭鞋底封將寄與你並不
爲别事專打作詩嘴師見之卽對佛作禮以線
繫於項上自此絕無一言矣一日王往視師見
之曰前戲之耳師曰法王無戲言王益重之知
必成大器三年破關往見王則具大人相王甚
喜乃曰子雖知自己本分事但未聞佛法恐墮
邪見時介休山中有法師講楞嚴促師往聽經
授具戒師至但作務居頃歸師年廿七時王深
敬三寶居常自恨不能瓢笠遠遊一日謂師曰

子爲僧未出山門如井蛙耳南方多大知識子當往參他日歸來可當老夫行脚也乃親爲師緝理操方具解自著絨衣襪外綴以藍縷手授之曰此防寒也師受教卽單瓢隻杖南詢徧參知識至南海禮普陀囘於寗波卽染時症大病幾死夜宿旅邸求滴水不可得乃探就浴盆掬水飲之甚甘美詰朝視之極穢濁遂大嘔吐忽自覺曰飲之甚甘視之甚濁淨穢由心耳卽通身大汗病乃痊而遍體疥腫至南都時隆慶元

年冬月也適先大師講法華於天界予從座下居副講師至執淨頭役予每早起見廁潔即知行人爲非常人私偵之早晚未得也乃通宵經行於廊下以待初夜衆方放參時即見師灑掃洗籌枝近窺之乃一黃病頭陀耳心異之久之廁甚穢則不見其人乃問之執事曰淨行者病臥於客僚予即往視之則瘡腫遍身手不能舉因問師安否師曰業障身病已難當饞病更難治予曰何謂也師曰但見行齋饅頭至恨不都

放下予心知爲有道者明日卽袖餅果往候以
手投師欣然欲一口呑盡數咽而大快予笑曰
此道人眞實行履也因坐談師曰每聞師副講
心開意解英年妙悟如此予曰此非本分事志
將從師行脚遠遊參究向上一著固所願也乃
問師鄉曲意期他日相訪且心欲從之不旬日
覓師不得知潛行恐以予爲累也師歸王見甚
喜且詢所見法門人物師具述先德知識其初
學則以予爲一人王由是亦想見之師旣歸無

意人間世乃於中條最深處誅茆弔影以居辟穀飲水三年大有發悟人無知者卽以宗鏡印心深入唯心之旨王日重三寶乃於南山建梵宇戍延師居之且欲求北藏經於大內促師親往時師居山日久髮長未剪乃俗扮隨鄉之宦遊者至京師時予先已至都下師於馬上偶識予於燕市舍館定乃物色予予時居西山聽忠法師講法華忽報有鹽客相訪及見師曰還識得麼予熟視之見師雙瞳烱烱忽記爲天界病

行者也曰識得師曰改頭換面也予曰本來面目在師笑而作禮齋罷別去因問所止曰龍華明日予往候連牀夜談詢師狀具述以求藏因緣師問予乃曰自別師無日不念今特相尋適來觀光上國遊目當代人物以了他日妄想耳師曰倘不棄某當執杖相從爲師前驅打狗耳即別第問訊而已時隆慶壬申冬月也明年春三月予夙慕五臺遂杖策往遊初志居之以不禁氷雪復回都門行乞東遊過夏於盤山石室

秋同城中時左司馬伯玉汪公一日邀予齋次
乃曰法門寥落大自可悲觀公骨氣異日當爲
人天師幸無泯遊小子視方今無可爲公師者
捨妙峯公無友矣予曰夙有盟公曰果同行小
子當爲法門以津之初北藏板貯大內非奉旨
不得也且緘之久矣師因同鄉大司馬見川王
公素善於司禮乃得之是年秋經完師行將乘
子適至師卽命登車未一言令予先獨往師向
無侶一切所有盡屬之師留後了未完予先登

舟徑長發師追至德州乃及之遂同行至衞輝
從陸載小車二十輛隨之因憩坐道傍待經車
過予問曰如何是一微塵裏轉大法輪師拈起
一塵云此是一塵法輪聾予無語因發憤於胷
中及渡孟津予別往少林謁初祖至澠池師即
前行撇下經車囑僕夫云待後師至隨之行李
毫末撿也予回及之亦不疑而往及至蒲坂王
見予甚歡安藏經畢王率合府緇白同禮請予
講楞嚴予倚殿柱長太息曰妙峯固欺我哉我

捨父母爲生死同行脚豈爲一鉢饘飯而來耶王知不可强遂止乃留結冬時萬曆元年癸酉也有刻肇論悟不遷因緣呈似師師曰畢竟如何予曰昨見西門兩箇鐵牛鬭入黃河水底至今絕無消息師曰今日乃破塵出經也師居常以二親魂未妥欲重葬之時山陰國主與分守河東大參查公各助葬資明年甲戌春正月予同師結隱五臺東行便道過平陽合葬二親時太守順菴胡公以先得堯廟雷擊古柏作板二

具即施師子爲卜城東高敞地面帶汾水明堂
不止容萬馬以龔都城山頭爲捍門水口予曰
乃二老得此地師他日弘法必國王爲檀越作
合葬墓誌銘事畢遂至臺山止塔院于北臺之
龍門氷雪堆中得老屋數椽共棲之未幾師即
遊五臺予獨居此師每夜經行於五頂閱三年
予恒思無以報二親者乃發願刺血泥金書華
嚴經結法緣以報劬勞師亦刺舌血硃書一部
乃同棲龍門經將完師欲建無遮大會結文殊

萬聖緣遂下山募化資糧不二年緣畢集乃欲
演大華嚴上堂五百衆內外常住萬餘指擬萬
曆九年辛巳冬月開啟先是初年慈聖聖母爲
薦先帝兼保聖躬願修五臺塔院寺如來舍利
塔業前已卯上遣內使督造是時工將竣適聖
上爲求皇儲先遣官於武當聖母遣官於五臺
時會方集於新寺予與師議曰吾徒凡所作爲
無非爲國報本也宜將一切盡歸爲上求皇儲
實方外臣子一念之忠耳師然之以是年冬十

一月啟會於塔院明年壬午春三月圓滿期百二十日九邊八省緇白赴會者道路不絕每食不減數千人從前所未有也會罷私念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將所餘金穀盡封付寺主予與師一鉢飄然長別矣師念予孤單乃囑小師德宗隨侍東蹈海上師往蘆芽結菴以居期年聖母以求儲因緣訪予二人獨得師乃就蘆芽賜建華嚴寺頭成一大道場於山頭造萬佛鐵塔一座高七級達觀禪師手書法華經安奉其中

又賜金若干往秦晉中州諸名山結飯僧緣初蒲坂萬固寺爲師故山有唐聖僧舍利塔十三級高三百尺及大佛殿皆傾圮時鄉大司馬見川王公請師重修師居三年塔鼎新殿高十三丈闊九尺其製中間但立四柱見者以爲神工頃之陝西渭川河水病涉三元大中丞廓菴李公請建橋梁師往二年修橋十三孔竟成工既竣師回蘆芽過山下寗化所見石壁千仞一平如掌師喜之乃鑿爲窟深廣高下各三丈五尺

雕華藏世界十方佛刹圖萬佛菩薩像精密細
妙師自讚曰巖龕天設自開闢霄壤渾然一法
體妙相圓充碧嶂間靈光深隱丹崖裏施能工
運奇指鑿出如來無數已識得白毫處處彰乾
坤何所不如此達觀禪師讚曰一片蒼崖古佛
胎殷勤鑿出萬如來流泉晝夜無休歇鼻口同
聲喚去回遂成一大道場居無幾何宣府大河
自邊地入中國者兵馬防秋水勢洶湧最難渡
由是兩院議建橋梁以聞師有渭川之役大將

軍親詣山請師師應命至度之水闊沙深力頗
艱乃建橋三十二孔兩重以防大水亦竟成茲
役罷師素願範滲金三大士像造銅殿三座送
三大名山己亥春於是杖錫潞安謁瀋王王適
造滲金普賢大士送峩嵋師言銅殿事王問費
幾何師曰每座須萬金王欣然願造峩嵋者即
具輜重送師至荆州聽自監製用取足於王殿
高廣丈餘滲金雕鏤諸佛菩薩像精妙絕倫世
所未有殿成送至峩嵋適大中丞霽宇王公撫

蜀聞師至請見問心要有契公卽願助南海者
乃采銅於蜀就匠氏於荆陵工成載至龍江先
遣役往偵普陀彼僧力拒之不果往遂卜地於
南都之華山奏聖母賜建殿宇安置遂成一大
刹師乃就龍江造五臺者所施皆出於民間未
幾亦就乙巳春師躬送五臺議置臺懷顯通寺
卽古大孚靈鷲乃淸淨主刹也上聞遣御馬監
太監王忠聖母遣近侍太監陳儒各齎帑金往
視卜地於寺建殿安奉以丙午夏五月興工鼎

新創立以磚壘七處九會大殿前後六層周帀樓閣重重聳列規模壯麗改賜額勅建大護國聖光永明寺工竣乃建華嚴七處九會道場上下千二百衆請十大法師演華嚴經所費皆出內帑其道場之盛葢從前所未有也師初入臺山以道路崎嶇於是溪設橋梁石鋪大路三百餘里修阜平縣橋賜額普濟建接待院一座以爲往來息肩之所又於龍泉關外忍草石建茶菴勅賜惠濟院捨藥施茶歲常賜金若干奉御

筆書著妙峯惠濟茶菴修行養老隨蒙頒賜龍
藏建磚閣安供後創七如來殿又於阜平立長
壽莊奉聖母建殿閣前後七層範接引彌陀像
高三丈六尺山門鐘鼓兩廊寮舍規模宏敞又
爲一大道場賜額慈佑圓明寺置供贍田數頃
師居臺山當建立時亦應他緣適山西撫臺爭
公請修崞縣要路滹沱河大橋長五里工竣又
修省城大塔寺殿宇完晉王請修會城要路橋
長十里工未成壬子秋九月師以疾還山乃料

理所建上下道場立爲十方叢林各得其人而向來眷屬各令歸故山不留一人於臘月十五日忽盈空鳥雀翻飛遶簷亂鳴人逐不去師聞之曰百鳥哀鳴吾將行矣卽命治龕室分付常住衆見紅光二道接引三日至十九日卯時端然而逝師生於嘉靖庚子入滅於萬曆壬子世壽七十有三法臘四十有奇師旣化上聞之賜葬建塔於永明之西問師功德未完者悉令完之御書封號眞正佛子妙峯高僧之塔聖母賜

千金布五百疋爲葬事初侍御蘇公雲圃按山
西因入山訪師問心要相契禮重之往返酬酢
語句多未錄師示恙公遣醫致藥石問候不絕
及師遷化公爲製塔銘嘗曰人以妙師爲福田
善而實不知其超悟處也嗚呼師果何人哉起
於孤微卒能於人天中作一代廣大佛事也以
予蚤歲物色師於陸沈賤役中及年三十同行
脚刻志修行旣而臺山一別三十餘年除瑣瑣
隨緣始以小王助道終致聖天子聖母諸王爲

檀越凡所營建法施應念雲湧投足所至遂成寶坊動費不止萬計果何緣而能致耶苟非心遊法界圓融性海所流不思議力而能若此也耶以予所知師自發跡操方住山行履從來一衲外無長物恆隨侍者無一人卽如所建立皆秉明一心而金錢施利悉聽他人曾未染指隨立隨去略無介懷所成大刹十餘處無一弟子爲居守住則隨緣一毫不漏去則若忘寸絲不挂飄然若浮雲之聚散孤鶴之往來豈非深証

唯心遇緣卽宗者耶不然何能有此師貌古骨
剛具五陋目大鼻昂唇掀齒露喉結面嚴冷絕
情識無緣飾終身脇不至席卽與予同處每見
一長則惜如眼珠纔見其短則痛入心腑偶見
有失則厲聲一喝令人神悚時時提撕不啻古
道吾之爲雲巖故予感師切磋之力名雖道友
其實心師之也雖别三十餘年時時居然在目
如臨師保生平不忘所自豈非夙緣哉嗟予障
重飄流業海竟無所成大負此生每一思之未

嘗不涕下交頤也悲予老矣不能致瓣香於龕室以因緣障道世多肉眼概以福田視師而不知其密造故述師平生之概使後世知我明二百餘年其在法門建立之功行亦唯師一人而已豈易見哉贊曰古人一得金剛正眼則能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非分外事然於法性空中特野馬塵埃師其自視也亦若是而已耶予嘗竊謂假能以師之緣攝歸一際作助道具建刹如那蘭陀性相並樹禪淨雙修則四十

餘年足不離影而於法門之功當與淸涼東林比隆矣觸目華藏淨土莊嚴又不止三山十刹而已也嗟乎往矣其或俟師再來耶

附妙峰大師傳後（載憨山大師塔銘中）

我神宗顯皇帝握金輪以御世推慈聖皇太后之志崇奉三寶以隆顧養上春秋鼎盛前

星未耀慈聖以爲憂建祈儲道場於五臺山妙峰登公與憨山大師實主其事光宗眞皇帝遂應期而生于是二公名聞九重如優曇鉢花應現天際妙峰不出王舍城大作佛事而大師有雷陽之行其機緣所至橫見側出固非凡情之可得而測也憨山大師初聽講於天界厠溷清除了無人跡意主東淨者非常人也訪之一黃面病僧目光激射遂與定參訪之約質明則已行矣卽妙峰登公也師

以江南習氣輭暖宜入冬冰夏雪不可耐之
地以痛自磨厲遂飄然北邁天大雪乞食廣
陵市中曰吾一鉢足以輕萬鍾矣抵京師妙
峰披褐來訪鬚髮鬖毶如河朔估客師望其
眸子識之相視一笑參徧融貞公融無語惟
張目直視又參笑巖巖問何方來曰南方來
巖曰記得來路否曰一過便休巖曰子卻來
處分明游盤山至千像峰石室見不語僧遂
相與樵汲度夏時萬歷元年癸酉也明年偕

妙峰結冬蒲坂閱物不遷論至梵志出家頓
了旋嵐偃嶽之旨作偈曰死生晝夜水流花
謝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峰一見遽問師何所
得師曰夜來見河中兩鐵牛鬬入水去至今
絕消息峰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遇牛山法
光禪師坐參請益法光發音如天鼓師深契
之送師遊五臺詩曰雪中獅子騎來看洞裏
潛龍放去休且曰知此意否要公不可捉死
蛇耳師居北臺之龍門老屋數椽在萬山冰

雪中春夏之交流澌衝擊靜中如萬馬馳驟之聲以問妙峰峰舉古人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語師然之曰尋緣溪橫彴危坐其上初則水聲宛然久之忽然忘身衆籟閴寂水聲不復聒耳矣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光明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旣覺身心湛然了不可得說偈以頌之游鴈門兵使胡君請賦詩甫搆思詩句逼塞喉吻從前記誦一瞬現前渾身是口不能盡吐

師曰此法光所謂禪病也惟熟睡可以消之擁衲跏趺一坐五晝夜胡君撼之不動鳴擊子數聲乃出定默坐卻觀如出入息住山行脚皆夢中事其樂無以喻也還山刺血書華嚴經點筆念佛不廢應對口誦手畫歷然分明隣僧異之率徒衆來相嬲已皆讚歎而去常與妙峰夾侍清涼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隨所演說其境卽現又登彌勒樓閣聞說法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

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也師與妙峰卽建祈儲道場師遠遁東海之牢山妙峰主席𡨚常之寶華山云

見月和尚傳　　方亨咸　邵村

師諱讀體字見月滇南白鹿郡許氏子始祖江南句容人從洪武開滇黔以軍功封世襲遂家焉父䣭昌母吳氏感異而生師師生而神敏好遊覽善繪事所至山水佳處多留墨妙尤工大士像人爭寶之父母早逝年二十七伯指揮使

艱嗣欲以其官官之師介然不屑痛念生死慕赤松子故事去爲黃冠三載因遇一老僧授以華嚴師披閱有悟尋捨去禮寶洪山亮如法師乞度先一日法師夢一人身著袈裟後隨大眾無數跪求剃髮明旦見師與夢符喜爲再來人遂與薙染時三昧大和尚以當代律匠宏戒兩都化被南北師不憚艱辛往求戒法凡兩渡大江繭足萬餘里始獲圓具於海潮且穎慧過人悟不由師未預僧倫便能爲眾敷演大乘至納

戒日昧師卽命代座講梵網心地品詞如湧泉聞者驚歎旋命分座敎誡後學道誼日高謙牧日卑遂乃廣繙律藏直究根源焚膏繼晷思惟深義或文有隔閡者則禱佛求解由是毘尼一宗躬行精練共推爲大法幢也師爲黃冠時曾夢至一大寺金碧交輝比邱濟濟欲進而限以閾躍身以入顧其身爲僧相一老僧朱衣高座笑顏招師而上授經命講衆皆跪聽汗流而覺至隨昧師宏戒金陵報恩寺登壇境界恍然前

夢也師性剛正不阿遇事不如法者讜言無隱
昧師嘗曰老人三十年戒幢若非見月幾被摧
折乙酉昧師沒以衣鉢付師師心喪三年慨法
門秋晚正制久湮乃立規約十條與衆同守是
制必遵非法必革凡授戒安居自恣等規模法
範皆按律藏依制而作難行難忍之事率身先
之一時見聞者或謂南山再出法運當興四方
學者翕然從風國初山寇竊發所在震動師杖
錫開導遂解散之時有譖於大將軍前者謂華

山匪賊怒甚率數百騎執師與大衆至軍前劒戟林林師威儀整肅應答安詳一軍敬服山林遂安師以心爲戒體躬修般舟三昧爲衆標榜九十日晝夜壁立不坐不臥不旁倚如是者凡兩度焉師依制結界立壇已十六年慮木難垂久復建石壇層級欄楯重重莊嚴開基之夜感壇殿放光五色直沖霄漢衆山羣樓明如白晝莫不駭異讚歎華山當昧師時修建尙未完備師爲庀材重興殿樓寮閣佛像供具色色堅緻

雕琢丹堊之華鋪飾莊嚴之盛大江南北所僅
見者又爲創造慈應禪林重建天隆古刹壬子
饑師慼發賓之賑粥五十餘日凡活數萬人師
每振錫出山四方風動遐邇緇素奔禮恐後至
輿乘塡衢香花塞巷莫不梯山航海供養致祝
福報之盛從未有比師相殊特聲若洪鐘登堂
說法林木爲振暑必結衣寒必露頂素無疾病
戊午歲除示疾己未正月既望力疾集衆以衣
鉢付定菴基主持法席囑累後事畢云七日然

後行至二十二日午時誡眾以精勤行道語畢
端坐而逝及荼毘日遠近四眾不期而集塡溢
山谷佛聲震天皆遥見光彩上騰蓮花佛相結
篆煙際火滅獲舍利五色者升餘師世壽七十
有九僧臘四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三傳戒七十
餘期門弟子以數萬計所著大乘玄義等若干
卷行世至於馬陵之枯泉自溢龍泉之三世寃
消冥界皈依神龍護法諸跡靈異種種未易殫
述云

見月和尚傳　　尤侗悔菴

予童子時嘗禮三昧和尚于北禪後聞華山嗣法有見月師恨未之識也老至西湖晤其高弟宜潔示予一夢漫言乃循覽讚歎而爲之傳師諱讀體字見月雲南楚雄許氏子也少好遊覽嘗至金沙江甸尾山寓浪穹遷赤宕嵓矢志修眞爲黃冠三載一日偶行松下遇茅菴老僧與語甚契授以華嚴經持歸閱至世主妙嚴品翻然有省遂詣寶洪山亮如法師剃度已聞江南

有三昧律師開戒慨然慕之一瓢一笠重繭而行時當明末流賊磐牙烽火相望饑荒遍地土寇肆劫所過崇岡危磴盤江險洑蠻煙瘴雨猿嗥虎嘯之區荒祠古墓深菁蔓草晝則風餐宵而露宿可謂艱難辛苦備嘗之矣師處之泰如直往不顧先入南嶽參傘居道人代演楞嚴四依解繼登破額山馮茂山上高山寺老寺禮諸祖師道場進九華朝五臺再渡大江始遇昧公于海潮菴計往返二萬餘里行腳六年矣既圓

戒充上座講梵網經析義敷文四座稱善師猶
欿然不自足乃于藏中檢四分并律藏讀之深
思研究間遇壅滯禱佛求解默坐移時渙然冰
釋由是毘尼大暢嘗從昧公傳戒金陵報恩寺
座下千人師臨壇教授忽憶初爲黃冠時夢至
一大寺金碧交輝苾蒭雲集門閾甚高躍身而
入自顧已成僧相一瞿曇丹衣高座笑招師上
授經命講衆皆跪聽汗流而覺及是所見恍符
前夢焉距金陵七十里有寶華山爲誌公道場

年遠頹廢郡人迎昧公主之師筦院務庀材鳩
工堂構一新至今巨刹甲于東南亡何以叢林
多故遯跡黃山之貝葉菴俯視雲海若將終焉
昧公屢書招之復歸於華方丈倚之如左右手
師性剛直遇非意事輒正色折之即師友小過
規諫無隱昧公嘗語人曰老人三十年戒幢若
非見月幾被摧折臨歿取紫衣戒本付師曰以
此囑汝總持三學師即嗣席以十事誓衆如不
設私厨不立化主不攢單不給疏不蓄香儀不

避作務眾皆難之久而悅服又憫時習便安止作眞教久成絕響于是結界立規率先躬行是制必遵非制必革尋復安居之法門人日進國初山寇竊發入寺蹂躪師誘致渠魁十人設齋供畢忽厲聲以大義責之且曉示利害時大眾圍繞若將執之官者賊相顧失色逡巡遁去有譖于大將軍者謂華山通賊遣數百騎執師與眾僧至軍前劍戟如林駢戮鄉民無數血濺緇衣人人惴恐莫敢仰視師獨整威儀緩步歷堦

合掌而立具陳華山大路不能禁賊往來并前
日留食解散之故凡三問三答辭氣從容顏色
不變巴廒二將軍陳中丞異之悉解衆僧之縛
又欲殺監院孫內監房頭克修等三人師爭之
曰我是寺主有罪當殺我勿累及彼也將軍益
異之并釋不殺還其田地給帖護持寺乃復安
師旣解難彌勤戒律與諸比邱日念佛號萬聲
月拜淨土懺七晝夜躬修般舟三昧不坐不臥
不旁倚壁立者九旬以其餘力重建殿閣築石

戒壇別搆慈應天隆隨處說戒如常州之天寗
眞州之五臺江寗之碧峯紫竹林宿遷之極樂
所至男女老幼闐咽道路戒子一千四百人堂
食三萬指法席之盛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師將
謝世出一帙授弟子曰一夢漫言紀年譜甚詳
已示疾以後事囑定菴基曰勿進湯藥更七日
行矣端坐而逝世壽七十有九僧臘四十有八
荼毘得五色舍利塔焉所著大乘玄義止持會
集作持續釋黑白布薩傳戒正範及僧行軌則

等書行于世論曰學佛而不學律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今禪教二家蹇破四天下而律道中衰古心草創三昧繼起至見月集大成而中興焉南山一宗於今爲烈矣聞師修軀肉髻貌類古佛自滇鷄足山來者云師是迦葉尊者化身固宜有此惜乎吾未見其微笑時也

圓宜有此指乎吾未見其識矣語也
古佛直須鷄足山來者亡謂是迦葉尊者化身
靈南山一宗為今念然莫聞師傳鼎內濟說法
法苗志草創三昧繼起至見月集大成至中興
開之門也今輝發二宋遂被四天下而立道中
爭書行世論曰學佛而不學律猶欲其入而